

元朝方濟會士來華史料

與其中文史書簡介

劉緒堂

元朝方濟會士來華的始末，雖無專書，但散見於中國教會史中，已有十餘種之多，且每一種寫的都相當詳盡，考證的應有盡有。「鼎」雙月刊的主編湯漢神父，要我寫一篇元朝方濟會來華小史，我以為亦無此需要。我想寫一篇有關元朝天主教中文史書（雖見於各中文史書）的介紹，也許更有意義。順便將「中國方濟會誌」卷一作一簡介。我在本文之末特介紹陳垣「元也里可盪教考」，因他的書所依據的完全是中國文獻，這是他特別之處。最後將元朝天主教的兩件歷史文物，附在後面，以饗讀者。

蒙古成吉思汗西侵以及佔有中原，前後不到一百五〇年（1220—1368），在中原不及百年。有關此時天主教東來的教士，除幾位陪外交使節的道明會士外，可說都是方濟會士。奉派遣東來的會士，前後雖有兩百多人，但能抵達中國的，却數目不多，其中留中國傳教的，實際上更少，見於記載的只有若望孟高維諾（JOHANNES DE MONTE CORVINO）和少數方濟會會士。孟總主教在北京三十五年（1294—1328），授洗六千人，繙譯了新約全書和一部份聖詠，建立聖堂兩座。他逝世後，北京後繼無人，當時福建泉州相繼有三位主

教。他們是來祝聖北京孟總主教的。他們死後，亦無後繼者。據泉州第二位主教報告說：「莊稼多而工人少，亦無鑱刀，會士少（除主教外尚有三位），都已老年，不能學會本地語言。」他們講道常用翻譯者。當時泉州有亞美尼亞教友出資建築了一座主教座堂，有可住二十位會士和四間貴賓室的會院。又云：回教徒和猶太人無歸依者，受洗入教的人數不少，但生活遵守教規的不多。泉州為元朝通商大埠，有各國的人居住在泉州。

有關元朝方濟會士來華的史料，有身歷其境的十餘位會士作的記錄和報告，搜集在 *SINICA FRANCISCANA, VOL. I*, 750 PP. 1929 年出版（方豪譯作「中國方濟會誌」）。

有一篇載有柏郎嘉賓神父（JOHANNES DE PLANO CARPINI）的蒙古史地官制等報告，共計九章，第九章寫他所經各地（1246年到蒙古和林）。

第二篇載有波蘭神父本篤（BENEDICTUS POLONUS（柏郎嘉賓的隨員））朝覲蒙古大可汗的報告，以及載有大可汗致教宗言詞不遜的函件。

第三篇載有羅伯魯神父（GUILLIUMUS DE RUBRUC）的遊記，共計三十

七章(1253年到和林)。

第四篇載孟高維諾總主教(JOHN-NES DE MONTE CORVINO)的三封信。第二封1306年寫於北京；第三封1307年寫於北京。北京教務的情形，都見此兩封信內。

第五篇載有泉州第二位主教貝肋林(PEREGRINUS DE CASTELLO)的一封信，1318年寫於泉州。

第六篇載有泉州第三位主教安德伯羅氏(ANDREAS DE PERUSIA)的信，1326年寫於泉州。

第七篇載有眞福和德理神父(B.ODO-RICUS DE PORTU NAONIS)的遊記，計三十八章。他1314年由歐洲起程，徒步東來，經廣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揚州、運河坐船到北京，在北京三年，受孟總主教之託，經西域回歐洲，求教宗多派教士來華傳教。他口授了他十六年的歷程。

第八——十一篇從略。

後來的西方史學者，有關元朝天主教史所編寫的書，大都依據「中國方濟會誌」卷一所載的。在歐美有關元朝天主教來華所寫的史書，非常之多，本文無意贅述。在我國近五六十年來，所編寫的中國天主教史的中文書籍，其中論及元朝天主教史的，亦有十餘種之多。今就思高聖經學會所收藏或我所知者，茲介紹於下：

一、徐宗澤：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，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。此書已不可多得。

二、張星烺：中西交通史料匯篇六冊，1930年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，元天主教史料見第二冊40—288頁，論述甚詳

，取材極廣。

三、蕭靜山：天主教傳行中國考。1931年獻縣出版，此書今已絕版。

四、德禮賢：中國天主教傳教史，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五、裴化行：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(蕭瀟華譯)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「中國古代天主教的淹沒」一文，即元代的天主教(26—42頁)。

六、于炳南：聖教會史綱(楊堤譯)1937年初版，1941年再版。安慶出版。元朝天主教史，見253—258頁。

七、方豪：中西交通史(六冊)，1953年台北出版，元朝天主教見第三冊第五——七節，論述與考證頗詳。

八、羅光：教廷與中國使節史，1961年光啓出版。教廷和元朝的使節往返，見26—57頁。

九、王敬羲譯：明前來華的傳教士(COLUMBA CARY ELWES 著)1964年香港眞理學會出版。第三章方濟會教士(39—83頁)。此書的編著與繙譯，皆爲上乘。

十、方豪：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，第一冊1967年香港眞理學會出版。有元朝方濟會士五人，也里可溫五人和馬可波羅共十一人(16—57頁)。

十一、顧保鵠：中國天主教史大事年表，1970年光啓出版。所取史料詳實，中國天主教年鑑，十分可貴。

十二、穆啓蒙：中國天主教史(侯景文譯)1971年光啓出版。元朝天主教始末，見14—28頁。

十三、陳之邁：天主教流傳中國史，1976年，上智出版社出版。

十四、王治心：中國基督教史綱，1959年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（45—62頁。）

十五、楊森富：中國基督教史，1961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（32—56頁）。

十六、顏路裔：教會掌故，1970年道聲出版。

陳垣：元也里可溫教考。

前北京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所著，1917年在北京出版，當時受到中外史學者的注意，此書以後再版五、六次之多，1980年出版的「陳垣史學論著選」內，為第一部分的首篇。

陳垣除「元也里可溫教考」之外，有關宗教，另外天主教的歷史著述很多，例如開封一賜樂業（以色列）教考、火祆教入中國考、摩尼教入中國考、基督教入華史略、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、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天主教、吳漁山生平、吳漁山晉鐸二百五十年紀念、吳漁山先生年譜等書很多。

陳垣編著「元也里可溫教考」，所依據的史料完全是出自中國的文獻，他專門研究元朝的歷史，和元朝的典章制度，和有元一代的碑文和志書，例如至順（1330—1333）鎮江志等書。

陳垣在此書第一和十四章內，已肯定了「也里可溫」是蒙古人對信仰基督者各教派的通稱，如對景教，對當時的天主教。景教自唐宋以來已盛行於全中國，另外西北一帶。「也里可溫」是蒙古文，由阿剌伯文的ARCKHAWIUN來的。意思是「有福的人」，即指今稱的「福音教的人」之意。

元朝設有「崇福司」，管理也里可溫教。元朝對各宗教的僧侶，不僅豁免他們的租稅，而且也給於薪俸。元朝的方濟會士多次提及由皇帝獲得優厚的薪俸之事。

元史雖無也里可溫傳，但陳垣由元一代的歷史和各種典籍中，搜集了二十多位名人，他們都是奉也里可溫教的人（見第五章）。但他們都不是漢人，而是「色目人」，即是隨蒙古人到中國來的外國人，以西域人居多數。他們多已漢化，讀中國書，子孫考取功名，作中國的官。馬可波羅曾在揚州做過三年的樞密副使。

元朝天主教隨元朝滅亡，而在中國亦消聲斂跡。它絕跡的原故不外：

- 一、當時在北京受洗入教者，雖云六千人，但多為蒙古人和色目人，而漢人却很少。

- 二、孟總主教收養兒童四十人，教他們學習拉丁文、教會禮儀、歌唱聖詠等，好似修士的教育，但孟總主教長時間是單獨一個，培植本地神職，未有成功；他死了，即絕了後繼的人。

- 三、當時交通阻隔，教宗多次派遣往北京、往泉州的主教和教士多人，他們總未到達中國。

- 四、孟總主教時常受景教的嫉視、誣告和迫害，教務的進行受到很多的阻礙。

直到今日元朝天主教在中國的遺物，發見的有兩件：

- 一、1952年在江蘇揚州，在拆除城牆時，在一塊石頭上有拉丁碑文如下：IN NOMINE DOMINI . AMEN . HIC JACET KATERINA DE VILJONIS QUAE OBIIT IN ANNO DOMINI

MILEXIMO CCCXXXXII DE MEN-SE JUNII.「因主名。亞孟。加大利納·維爾育尼斯卒於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六月。安葬於此。」(見1952, 4, 26羅馬觀察報)這女子的墓碑是拉丁文寫的,可知當時揚州有歐洲人居住。馬可波羅居中國十七年之久(1271—1287),在揚州三年。真福和德理神父遊記記載:他約在1322年路經揚州,云方濟會小兄弟有一住處,景教教堂三座。在此城的基督徒,都十分富有。

在這碑文的上方,刻有一幅聖母抱耶穌的像,有中國藝術色彩,如圖(見1953, 7, 23羅馬觀察報)。這是一幅最古的中國聖母抱耶穌像。

二、1946年在泉州通淮門靠近龍宮的城牆基礎內掘獲一石碑,上邊的文字爲英國的JOHN FOSTER讀出一部分(見圖)。

此碑文的發見,證明了安德貝羅氏做泉州主教的史事。前邊已記叙他1326年在泉州寫的一封信。(詳見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,1957年出版)



揚州1342年墓碑 聖母抱耶穌刻像



泉州安德貝羅氏墓碑

Hic (in PFS) Sepultus est
 Andreas Perusinus (de
 Votus ep. Cayton)
Ordinis (fratrum
 min.) (碑文內容):
 ... (Jesus Christi) Apostolus
 耶穌基督的使徒
 (in mense) 小兄弟會安德貝
 M (cccxx) xii ✻ 羅氏安葬於此。
 年...月...